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013年言情小说大赛
优秀作品

帝宫欢

下
第一皇妃



兰晴
纳初 著

怎样怨恨，
让一个女子甘愿剜心剔骨，
自绝于世？
怎样的爱，
让一个男子为她背弃一切，
倾尽天下？

他是天朝贵族最不屑一顾的罪臣之女，
寄人篱下，卑微如泥。
他是皇朝宗室最位高权重的亲王，
尊贵无双，宛如神祇。
他却将她立为正妃，百般宠宠。
几番生死相许，她情根深种，
他却执意将她休弃下堂……

《六宫无妃》之后，
纳三初晴再造三生三世缘，
碧落黄泉，生死相依！



帝宫欢 第一皇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十六章 身世之谜	1
第十七章 换子疑云	24
第十八章 缢紫之死	41
第十九章 以牙还牙	62
第二十章 爱而不得	81
第二十一章 政治联姻	98
第二十二章 祈然失踪	120
第二十三章 当年真相	139
第二十四章 一梦千年	162
第二十五章 爱你多年	189
第二十六章 神王遗物	214
第二十七章 前世姻缘	232
第二十八章 剜心剔骨	253
第二十九章 生死相许	274
第三十章 神仙眷侣	293
番外：一梦相思一千年	309

第十六章 身世之谜

一瞬间，似乎有许多东西连接在了一起，指向一个她隐有所觉却又不想去揭开的答案。

尹沉香缓缓转过头望向已经走入重重宫门的男人，一向平和软弱的眼睛此刻清明锐利得如刀锋一般。

“沉香？”尹三夫人瞅着她没了血色的面容，惊呼道，“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沉香摇了摇头，似乎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尹三夫人伸手去扶她，才发现她的手也是冰冷一片：“沉香，你这是……”

“尹侧妃怎么了？”单喜瞅着面色不对地尹沉香担忧道，“这几年不是已经全好了，怎么会突然这样？”

“沉香，沉香……”尹三夫人焦急叫道。

单喜见状，立即寻上了魏宫负责迎接的官员，而后与三夫人一起扶着脸色苍白如纸的尹沉香去了魏宫较亮的宫苑暂做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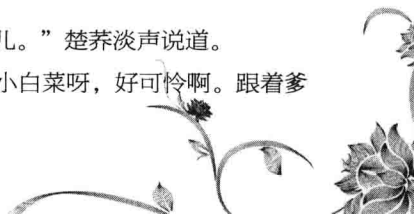
燕襕跟着楚莽一起进宫显得很欢喜，小手抓着她的手，一路蹦蹦跳跳地走着：“莽莽，我一会儿能和你坐一块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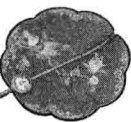
沁儿一听，便道：“嘿，我说你这小家伙，得寸进尺了，刚才说只跟着进去，现在又想坐在一起，是不是再过两天你还要跟着我们回西楚了？”

“我问莽莽，又不问你。”燕襕扭头朝着沁儿做了个鬼脸，一扭回头换上一脸可爱的笑容，“莽莽，我跟你坐一块儿，好不好？好不好？”

“你是大燕的宸亲王世子，自然是该同你父亲母亲坐一块儿。”楚莽淡声说道。

燕襕沮丧地叹了口气，低着头一边走，一边伤心咕哝：“小白菜呀，好可怜啊。跟着爹





爹，不好过啊！遇到你呀，不理我啊，我泪汪汪呀，泪汪汪……”

楚莽哭笑不得，大约也明白了他那小白菜的名字是何由来。

“楚姑娘，这里好像离北魏的御医苑很近，我听闻有几卷医药古籍深藏于北魏，想趁这时候过去借阅一二，观礼大典我稍后再过去。”一向少话的温如春出声道。

楚莽闻言点了点头，取了令牌给他，道：“这是西楚的令牌，你带上以免被人当作奸细给抓了，若是赶不及过来，你直接出宫等我们便是。”

“好。”温如春接过令牌，快步走进了另一条巷子。

沁儿侧头望了望，道：“切，不就看个书嘛，至于跑这么快？”

“说明人家好学，懂不懂？”一旁挎着大刀的花凤凰道。

她原本是大漠里的雇佣兵，楚莽在西楚初立、战事频频之时将她请到了西楚助战，这一待便是五年，为人性情豪爽，用沁儿的话说便是有一个女儿身，却是一颗男儿心。

“我不懂，你懂？”沁儿还以颜色。

花凤凰懒得理他，一路遇到北魏巡查皇宫的武将就直勾勾地盯着人看，北方人比较健壮，不知道身手力气怎么样？

沁儿看着她那样子，不由得有些恨铁不成钢，道：“花姐姐，好歹你也是西楚名将，不要做出这么有失国体的事，八辈子没见过男人吗？”

“我只是有点手痒而已。”花凤凰悻悻地走回来，摸着自己腰上挎的大刀，侧头望了望诸葛无尘，“听说左贤王身手过人，有时间咱们过两招？”

诸葛无尘伸手拍了拍自己麻木的腿，笑道：“我这模样，可没法陪你过招。”

花凤凰笑嘻嘻地凑到楚莽身边：“咱俩回头过几招，好久没跟你打架，真是想念不已。”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天天就想着打打杀杀。”沁儿吼道。

花凤凰一听，笑着撞了撞沁儿：“你看过爷洗澡，爷是不是女人，你还不知道。”

“你……”沁儿气结无语，看着前面走得虎步生风的女人。

她不得不承认，花凤凰是有一副比女人还女人的身材，可她却有一颗比男人还男人的心，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

花凤凰又凑在楚莽边上想要软磨硬泡让她跟她打一场，楚莽侧头望了望她：“没空。”

花凤凰就是这德行，几天不跟人过招就手痒，在岐州这些年，上至西楚王，下至军中武将，哪个没被她拉着打过架，但这些年她一直没赢过两个人。

一个是西楚王燕胤，一个是楚莽的护卫，泷一。

“虽然我没时间跟你打，但这德州有人身手也是不错的，你可以跟他过过招。”楚莽道。

“是吗？谁？”花凤凰一听，立即跑了过来。

楚莽笑了笑，微眯的眼睛掠过一丝不为人知的狡黠：“我说的是今天登基的北魏太子，赫连璟。”

“那个二百五？”花凤凰有些不相信。

“虽不及宸亲王，但身手与西楚王不相上下，尤以枪法最为厉害。”楚莽一边走，一边悠悠然地说道。

她了解花凤凰的性子，她盯上的对手非打不可，管你是皇帝还是谁。赫连璟故意把她骗到流景园，这个仇总得跟他算算。

“好，爷就跟他过两招。”花凤凰听了，眼神很是兴奋，心情很是激动。

沁儿闻言望了望楚莽，向花凤凰道：“今天是人家登基大典，你别在今天惹事儿。”

“我知道，我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吗？”花凤凰大手一挥，已经虎步生风地走在了前头。今天不生事，现在去找他下个战书，总是可以的。

“莽莽，我真的不能跟你坐吗？”燕襕不罢休，抬头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不可以。”楚莽笑着，却决然拒绝。

这是各国君王使节都在的观礼，她作为西楚使节前来，却跟大燕宸亲王的世子坐在一起，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你要跟谁坐？”燕襕撅着小嘴，粉嫩的小脸也气鼓鼓的。

“反正不是跟你坐。”沁儿道。

燕襕扬着小手，指了指被凤缙紫推着的诸葛无尘：“那你也不准和他坐在一起！”

“凭什么要听你的？”沁儿欺负不了燕祈然，就专欺负他儿子。

“我不管，你不准和他坐在一起，你和他坐一起，那我不走了。”燕襕抱着她的腿，不肯撒手。

楚莽秀眉高挑，瞥了一眼远处已经入座的燕祈然，她是上辈子跟他们父子两个有仇吗？

“泷一，把他送过去吧。”

泷一上前拉开燕襕，擒着便往燕祈然所在的方向过去。

燕襕一张嘴就要哭，楚莽立即道：“哭了，以后就不准再找我。”

小家伙张着嘴，眼睛泪汪汪地又不敢哭，悲愤地忍了回去，被泷一给送回到燕祈然身边坐着，也直勾勾地盯着楚莽一行人。

楚莽的席位与宸亲王遥遥相对，却是与左贤王毗邻而坐。两人刚一落座，对面的燕襕刷地一下站起来，握着小拳头就要过来，却又被自家老爹一把按着坐下。

“干什么去？”

“有人抢我女人。”燕世子悲愤地叫道。

燕祈然漂亮的眉毛挑了挑：“你女人？”

“皇爷爷说遇到自己喜欢的，就要娶回家，天天跟她在一起。我喜欢莽莽，我长大了就要把她娶回家，天天在一起。”燕襕信誓旦旦地说道。

燕祈然正品着茶，差点没一口把自己呛个半死，然后道：“你的喜欢，不是那种喜欢。”

他忽然觉得，自己对儿子的教育，似乎是出了点问题。



“喜欢就是喜欢，还有哪种喜欢？”燕禳好奇地盯着自家老爹，然后小脸阴沉地道，“你也要跟我抢莽莽吗？”

燕祈然嘴角抽搐，一伸手把他的头扭正：“吃你的核桃。”

对面，相邻而坐的诸葛无尘和楚莽，扫了一眼陆续入座的各国使节。

“这宫里气氛似乎有些怪怪的，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楚莽微微拧起眉头道。

“北魏就这么一个太子，赫连璟登位是理所应当的，当不会有什么事。”诸葛无尘淡笑，言道，“只要你家那花凤凰，没下重手把人家太子给打残了，应该就没什么事。”

楚莽听他这么一说，连忙回头道：“泷一，樊离，你们去把花凤凰找回来。”

魏宫，朝华阁。

单喜和尹三夫人将面无血色的尹沉香安顿在了这里，魏宫的御医却迟迟未来。

尹三夫人担忧地不时望了望外面：“御医怎么还不过来？”

“咱家再出去看看。”单喜说着，刚一走到门口，便撞进来一人。

温如春站在门口，扫了一眼屋内的情形：“我来吧！”

单喜微微皱了皱眉：“你是西楚的人？”

他方才在宫门处看到这个人是在跟楚莽一行之人中的，怎么会平白无故跑到这里来？

尹三夫人闻声扭头一看，见是温如春连忙道：“温大夫，你在这正好，快帮我看看沉香是怎么了？”

温如春快步进了房中把了脉，而后道：“三夫人和单公公先出去等一等，我需要安静。”

单喜有些不放心，正要说什么便被三夫人给拉着出了门。

“他是西楚的人，你怎么放心把他留在里面？”单喜担忧道。

尹三夫人倒是微微松了口气，笑了笑，说道：“温大夫是药王谷出来的，与沉香同门多年，在药王谷那些年也一直是他照料沉香病情，他来也比让那些御医来放心些。”

单喜见状，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望了望天色，道：“观礼的时辰快到了，咱们得快些过去才是。”

“沉香还这个样子，怎么过去？”尹三夫人一脸为难道。

“陛下说，三夫人和尹侧妃难得出来，这次赫连太子登位大典，务必参加。”单喜言道，精锐的眸子却掠过一丝别样的幽深。

屋内沉寂，一室静默。

尹沉香木然躺在榻上，不动也不说话，谁也不知她是在想些什么。

温如春默然地把脉，施针，一如那许多照料她的模样，每一步都熟悉无比，又无微不至。

“出什么事了？”

尹沉香微微朝内侧过头，不让他看到自己眼角滑出的泪痕，平静说道：“没什么事。”

“是……因为燕祈然吗？”温如春问道。



他看到她方才一直盯着燕祈然的背影，之后才被尹三夫人送到了这里来。

“师兄，你走吧。”尹沉香淡声说道。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秘密都可以向人倾诉。

温如春收起银针，坐在床边，平静说道：“我还是那句话，温如春还是温如春，一直等着你的温如春，从来没有变过。”

尹沉香没有说话，手却不由得紧紧握成拳，极力压抑着自己起伏的心潮。

“有些事，你不愿说，我也便不逼问于你。待到有一天你想说出来，我希望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我。”他望着她，目光如许多年来的温和疼惜，一字一句说道，“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那里，请一定告诉我。”

尹沉香听到离开的脚步声，咬着苍白的唇，怕自己会哭出声来。

她也曾以为，终有一日她会再回到药王谷，再在那里与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所有的一切，早已脱离她最初的预想。

楚莽回不去了，她也回不去了……

半晌，尹沉香坐起身，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她稍作休息，便与三夫人跟着单喜去了登基大典，这是她自己选的路，再苦再痛，她也要走下去。

楚莽侧头望了望，见洸一和樊离已经寻了花凤凰回来，只是回来的人袖子缺了一只，脸上挂了点彩，神情却是极其兴奋的，不用想也是跟赫连璟过了招了。

未时将至，北魏太子赫连璟一身玄色龙袍，披头散发地赶到后殿，把帝后二人吓了一跳。

“大典就要开始，你这是什么模样？”北魏皇帝拄着龙拐狠狠敲了敲地面，训斥道。

赫连璟拿起茶水一阵牛饮，而后道：“路上遇到个疯婆子，打了一架，要不是赶时间登基，非把那疯婆打得她娘都不认识。”

“来人，赶紧伺候太子整理仪容，这个样子怎么能出去？”殷皇后连忙道。

刚说罢，外面礼乐之声已起。

“皇上，皇后娘娘，你们该出去了。”首领太监吕瑞前来提醒道。

魏皇望了望赫连璟，道：“你给我做事稳妥些，一会儿再做些丢人现眼的事，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我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了，你一口一个收拾的，成何体统。”赫连璟学着他的样子，佯装威严道。

魏皇扬了扬拐杖却没有打下去，望了望殷皇后，道：“咱们先出去吧！”

正仪殿内，沁儿已经坐得有些不耐烦了，咕哝道：“不就登个基嘛，出来领个玉玺就完事了，磨磨蹭蹭老半天了，真是麻烦。”

话音刚落，礼官便高宣道：“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在座除了燕祈然和诸葛无尘两个大人物，其他都纷纷起来行了礼，楚莽也随之起身：

“见过魏皇，皇后娘娘——”





然而，一抬眼看到那锦衣华服的北魏皇后，却一时间愣在了那里，就连魏皇说了免礼都不曾发觉。众人都落座了，她却还怔怔地站在那里。

“楚姐姐！”沁儿将她拉着坐下。

楚莽颤着手端起面前的茶水，唇角勾起一起隐约的冷笑：不该见到的人，终究还是见到了。

再之后，礼官再宣着一项接一项的礼仪，她也无心再听，只盼着这个观礼大典能够快一点结束。直到号角声响起，北魏太子进殿接印，她想应该快完了。

赫连璟大步进了正殿，身着龙纹王袍跪于殿中等待着禅位圣旨的宣读。

“左贤王，不知可否前来替我皇宣读一下禅位诏书？”吕公公捧着圣旨走近诸葛无尘的案前。

既然邀请各国高层人物前来观礼，自然是希望这道诏书由使节中名望较高、权势较大的人代为宣读才更有震慑力。

可是那权势最大的宸亲王，显然是请不动的。

“可以。”诸葛无尘笑语道。

凤缙紫将他推到殿中，诸葛无尘接过圣旨还未来得及宣读，便已有人强闯入殿：“慢着！”

“齐贵妃，你来做什么？”魏皇面色顿时沉冷斥道。

“我来做什么？”齐贵妃冷笑着步步走来，望了望已然身着龙袍的赫连璟，“我倒要问问皇上，你要将皇位传给血统不正的野种，你要做什么？”

殷皇后冷声斥道：“妹妹再这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休怪本宫容不得你。”

“你偷龙转凤，混淆皇室血统，你自然容不得我。”齐贵妃冷然一笑，走到赫连璟面前，扬手指着他道，“他，根本就不是皇子，更不是你殷藜的儿子。”

一时间，满殿哗然。

“对了，你也不叫殷藜，你叫虞明霄，而你当年生的是一个女儿，她此时此刻就在这正仪殿中。”齐贵妃说着扬手一指，字字铿锵道，“她就是西楚的右丞相，楚莽。”

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楚莽身上。

然而，自始至终楚莽面色无一丝波澜，平静地端起茶杯，平静地喝茶，似乎所有的一切与她，毫无关系。

虞明霄确实是她的母亲，但在她的记忆里，从她抛弃她的那一天开始，那个人就已经死了，如今那高高在上、一身华贵的女人跟她已无半分关系。

她这样告诉着自己，另一只垂在身侧的手却是紧紧握着，就连之前快要愈合的刀伤也被撕裂得沁出血来。

凤缙紫没有说话，无声朝她靠近了几分，悄然握住了她的手。

“齐贵妃，你闹够了没有？”殷皇后面容冷冽地步下玉阶，沉声道。

齐贵妃见楚莽没有反应，以为她只是一时不能接受，扭头冷然一笑道：“皇后娘娘急什么，怎么？怕我抖出你以前的丑事吗？”

“本官行得端，坐得正，何以惧你？”殷皇后面容威严，贵气凛然。

“你行得端，坐得正，又为何要更名改姓呢？”齐贵妃嘲弄一笑，大声说道，“皇上是在二十多年前出使大燕认识了你虞明霄，再之后皇上回国之后诸事缠身，并未派人去大燕接你过来，你便嫁给了当时虞家的家将楚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如今西楚的右丞相楚莽，可是你更名改姓带到北魏皇宫的孩子，却是咱们当今的赫连太子，这未免让人难以相信了。”

“来人，把这贱妇拖下去。”魏皇面目沉冷地喝道。

一直沉默的赫连璟站上前，一扬臂道：“慢着，让她说清楚。”

“璟儿。”殷皇后拧眉，道，“难道你听信这个疯妇的话？”

“那就你来说清楚，你到底是谁，而我……又是谁？”赫连璟定定地望着这个自己敬爱了多年的母后，第一次发现有点陌生。

齐贵妃说的话有几分真他不知道，可是这宫里谁都知道他是从宫外带进来的，一个说是他的父亲，一个说是他的母亲，他便就信了。可是如今，一切又被血淋淋地剖开，他无法装做没有发生过。

“你只要记清楚，你是北魏的太子，你母后是我殷藜就是，别人的话不过是些居心叵测的人意图颠覆朝堂的阴谋。”皇后铿锵而有力地說道。

齐贵妃闻言笑了笑，漫步走近宸亲王府的席位间，伸手一指面色微变的尹三夫人，说道：“你是殷藜，还是虞明霄，与你一同长大的姐妹，总是认得出来的。”

满殿的人一时间，目光都又汇聚到了尹三夫人身上。

“到底怎么回事？”沁儿低声嘀咕道。

楚莽淡淡瞧着，已然猜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有人故意为之，故意办了这场各国使臣前来的观礼，又有人故意将尹三夫人带到了这里，为的就是指认北魏皇后的真实身份，揭穿北魏太子的身份。最后，亦是冲着她来。

“尹三夫人，就请你来认一认咱们的这位皇后娘娘，是不是你的好姐妹虞明霄，是不是大燕楚家灭门大乱之中逃生的楚夫人，好好认一认。”齐贵妃拉着尹三夫人起身，朝着殷皇后步步逼近而去。

“我……”尹三夫人面色有些慌乱。

“三夫人可要认清楚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们自小相识，不会认不出的。”北魏岳王沉声说道。

他是魏皇的胞弟，当年便是极力反对立这个北魏皇后，如今能有机会扳倒她，自然不会放过。

尹三夫人怔怔地望着那容颜贵气、锦衣华服的北魏皇后。纵然已经过了近二十年，她也认得出那就是明霄，楚莽的亲生母亲，虞明霄。





“尹三夫人，可认出来了，她到底是不是虞明霄？”岳王起身走近，问道。

尹三夫人是何等精明的人，燕皇偏偏在这个时候让单公公将他送到这里来，还要他们务必出席这个观礼大会是为什么，从齐贵妃进来一说到这个北魏皇后，她便也一清二白了。

北魏皇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走近前来的尹三夫人，以一种冰冷而漠然的目光望着她，等着她的指认结果。

一时间，所有人都盯着她，等着她的答案。

“她是……虞明霄。”尹三夫人定定地望着那张贵气而熟悉的面容，坚定地说道，“楚莽的亲生母亲，虞明霄。”

燕皇让她来就是为了指认北魏皇后，而她若做不到，她不知道等待尹家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殷藜，不，应该叫你虞明霄，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岳王冷声问道。

尹三夫人指认了她的身份，也就等于指认了北魏太子不是皇族血脉。

“皇兄，你现在该看明白了，这个女人真面目，她骗了你这么多，让你将一个不是自己骨肉的孩子白白宠爱了这么多年，还险些断送了我们北魏的江山。”岳王说着，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谁说赫连璟不是朕的骨肉？”北魏皇帝拄着龙杖起身走到赫连璟身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就是朕的儿子，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皇兄，尹三夫人已经指认她就是虞明霄，太子与楚莽同年出生，这个孩子不是她抱养来的，又是哪里来的？”岳王沉声说道。

“朕说了，他就是朕的儿子，北魏的太子，将来的皇帝。”北魏皇帝扫了一眼殿上的臣子和使节，字字威严。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皇上还想自欺欺人不成？”齐贵妃嘲弄着笑道。

她不知道这个女人给皇帝下了什么迷魂汤，从她入宫以来，一直多年专宠，宫里的皇子一个接一个地夭折，她的儿子却一直稳坐皇位，她如何甘心？

“就凭一张嘴就想污蔑我北魏的皇后和太子，意图颠倒黑白，朕还不至就这般轻信，昏聩至此。”北魏皇帝冷声斥道。

诸葛无尘一直静静看着事态发展，担忧地望了望楚莽所在的方向，这么多年了那个人在北魏皇宫享受荣华富贵，合家欢乐，可曾想到过那个被自己丢弃在大燕，生活步履维艰的女儿？

她没有，她一次也没有。

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为了她的荣华富贵，她一次也没有派人来找过她。即便到了此时此刻，她也不愿承认这个女儿，这个本该是北魏公主、得享荣华的女儿。

“虞明霄，你还真是厉害，将自己的女儿丢着不管不顾十几年，自己在这宫里受尽尊宠，你夜里都不会做噩梦吗？”齐贵妃冷笑着说道。

她期望着这样的话，能让这个一向高傲的女人眼神有一丝变化。

然而，她什么都没有看到，那眼睛清明得没有一丝波澜，让她都不由得怀疑自己所说的一切真的是在污陷她一般。

“齐贵妃可说完了？”殷皇后优雅地抬头扶了扶头间的凤钗，凤目一寒，“随随便便找个人来，就想污蔑本宫和太子的身世，你到底是何居心？”

“皇后娘娘随随便便拿一个孩子冒充我北魏皇子，你又是何居心？”齐贵妃不退不让，争锋以对。

事到如今，她已无退路，唯有放手一搏让皇后将这罪名坐实。

“你口口声声说太子不是皇子，到底有何真凭实据？就凭那所谓的尹三夫人随口这么一说吗？”殷皇后冷然一笑，扫一眼尹三夫人，道，“本宫根本就没有见过她，更不曾认识她。”

“对，尹三夫人有可能认错，但有一个人不会。”齐贵妃笑了笑，望了望席间一直静默的楚莽，“您的亲生女儿，她应该不会认错你吧！”

殷皇后面色平静如昔，凤袍之内的手却已然冷汗涔涔，楚莽是不是她女儿，她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别人指认她，都可以百般否认，可是如果由她来指认了，她便是百口莫辩。

“那皇后娘娘便让楚大人认一认，你是不是那个将她丢弃了近二十年的……亲生母亲？”齐贵妃说着，自己朝着楚莽所在的桌案走去。

殷皇后站在原地，冷冷地望着她，没有挪动一步。

众人见她不动，于是便有些议论纷纷起来。

岳王见状一笑，道：“怎么？皇后娘娘心虚了，不敢过去吗？”

“齐贵妃，岳王爷，你们这般处心积虑地构陷我们母子，无非就是为了北魏的皇位而已，但你不会得逞的。”殷皇后面容冷若冰霜，随即一拂袖，道，“本宫便过去认一认，若是你们污陷了本宫，可知道是什么罪名。”

“皇后娘娘莫要废话了，先过去认了再说。”岳王望了望北魏皇帝，笑着哼道。

殷皇后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步一步朝着楚莽所在的桌案前走去，每走一步，心都跟着在打颤，扪心自问，她是不想亦不敢面对这个女儿的。

不过短短十几步，她却走得万分艰难。当终于站定在那桌案前，她连呼吸都快要窒息了。

这是十多年来，她第一次这样近地看着她，看着那个已经失散多年的女儿。

当年追兵来时，她来不及救起落在湖里的她。当她逃出去等着追兵过了再回去找时，那里已经没有了她，她以为她淹死在了湖里。

直到一年之后，她在北魏得知她在万寿宴上与凤家大公子一段剑舞惊世，名动天下，方才知道她还活着。可是那个时候，她已经改名换姓进了北魏皇宫，已经无法再回去找她。

“楚大人，你好好看一看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你的母亲虞明雪。”齐贵妃笑着说道。





所有人都等待着，等待着楚莽，来揭晓最终的答案。

她搁下手中的茶杯，缓缓抬头望向那个美丽而高贵的女人，清明的眼底平静如水，无一丝悲喜起伏。良久，她淡淡开口说道：“她不是，我不认识她。”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了。

最为惊讶的莫过于站在楚莽桌前的殷皇后，她的预料中，这个恨透了她的女儿，定会在这里拆穿她，让她一无所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回答。

齐贵妃愕然地望着她，再度追问道：“楚大人，你可看清楚了，她是不是你的母亲虞明雪，那个将你丢弃多年的女人？”

楚莽目光平静，淡而沉冷：“我说过，她不是，我不认识她，也没有见过她，我的母亲早就死了，怎么会是北魏的皇后娘娘？”

她说得那样平静，殷皇后却听出了这话中的讽刺。

她的否认，并不是出于帮她，是她真的不想再提及她这个母亲，大致已经是恨到无力再恨了。

楚莽平静得恍若是一个局外之人，看着这殿上的一幕幕闹剧，边上的凤缙紫却满心焦急，因为她此刻握着的手冰一般的冷，冷得让她害怕。

对面席间，燕祈然淡淡地望了一眼过来，然后微微侧头瞥了一眼一直默然立在边上的单喜。

单喜被惊得当即一个寒颤，看来什么事，总是瞒不过他的眼睛。

北魏皇帝远远望了望楚莽，目光中掠过一丝幽深的愧疚之色，而后面目威严地说道：“齐贵妃，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齐贵妃微一慌乱，却又立即道，“楚大人是她的女儿，自然是帮着她说话，可是尹三夫人明明就指认了，她就是虞明雪。”

“如果，你所谓的，她的女儿都不认识她，就凭尹三夫人一面之词，你让人如何信服？”北魏皇帝自玉阶步下，走近到楚莽案前。

“我……”齐贵妃瞥了一眼岳王，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如果连楚莽都不指认殷皇后，那么尹三夫人便是指认了，也会被人说是她设局构陷皇后和太子，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她。

诸葛无尘望了望面无表情楚莽，自己驱着轮椅来到北魏皇帝面前，有礼却又强硬地说道：“魏皇，我等是来参加赫连璟太子的登基大典，不是来看这么一出闹剧的。事已至此，谁是谁非已经明了，还要让这些不轨之徒在这里叫嚣到何时，我们没这么多时间在这里看这些。”

他只希望眼前的闹剧快点结束，让楚莽也能早一点离开这个快让她窒息的地方。

北魏皇帝闻言，一拂袖沉声道：“来人，将齐贵妃和岳王都请出去，太子登基大典继续。”

“父皇！”赫连璟出声道，纵然表面上谁是谁非已经清楚，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生活多年，懂得察言观色的人，他又何尝看不出这表面背后的真实！齐贵妃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可是，如果楚莽是殷皇后和父皇的女儿，那他……又是谁？

北魏皇帝望了望他，不管他想问什么也该等登基大典之后，毕竟北魏内廷的事，放到这各国使节面前来说，国体何在？

然而，赫连璟却不愿以这样不明不白的身份继承皇位，固执地想要知道那个他一直萦绕心头的答案。

“到底是请我们来观礼，还是观看你们解决家务事的？”燕祈然搁下手中的茶盏打断赫连璟欲要开口的追问。虽是话中带刺，但也是在提醒赫连璟不要再在这里追问下去。

苍月的左贤王和大燕的宸亲王两个大人物都站出来说话了，登基大典在一场闹剧之后又得以顺利进行。

至于步骤怎么样，楚莽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似乎从刚才看到那个女人的脸开始，她似乎又突然间如当年一般，坠入了黑暗冰冷的湖里……

登基大典结束，楚莽谢绝了参加晚宴，回了流景园，走出北魏皇宫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与她一道离宫的还有诸葛无尘。

一向话多的沁儿和花凤凰一路上也都安静得没有说话，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楚莽，可是她除了没有说话，没有笑，却也和平时无异。

她就是这样，这样习惯压抑自己的悲伤，习惯将一切思绪暗藏心底，习惯了遇到事情最快冷静，这些在这么多年的磨砺中，已然成为她的一种本能。

回到西苑，凤缙紫借口去追查是谁在背后指使齐贵妃今日之举和安排回西楚的事宜，将樊离和沁儿几人都支了出去，她寻好了药箱交给诸葛无尘，“哥哥，你看着她一点，我去吩咐厨房准备今天的晚膳。”其实，面对这样的楚莽，她也不知该怎么办。

诸葛无尘拿起凤缙紫已经准备好的湿巾帕，去擦楚莽手上的血迹，看着又绷裂的伤口不由得皱了皱眉，一边低着头上药包扎，一边温声道：“恨也好，难过也好，你说句话，楚莽。”

楚莽疲惫地敛目，平静说道：“不是恨，也不是难过，只是又想到那年掉到湖里，有些喘不过气来。”

人性都是自私的，那个人选择了自保而放弃她，她有什么好恨的？仇恨这个东西太累，她不想背负。

这么多年，她从未想过要去找将她丢弃于冰湖里的人，却没想到兜兜转转十几年，最终还是遇到了，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诸葛无尘包扎好她手上的伤口，又道：“齐贵妃赶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又恰好你也在，尹三夫人也在，这些巧合加在一起，就太巧合了。”

“自然不会是巧合。”楚莽重重地吐出一口气，似是想要释放出压在心底的重重过往，说道，“单喜专门把尹三夫人带过来，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大燕皇帝的手笔。”





诸葛无尘闻言点了点头，却又道：“赫连璟太子与宸亲王府交好，他这似乎于大燕是有害而不利。”

“他现在最想做的是就是除掉西楚这根心头刺，自然是不择手段先对付我了。”楚莽说着，自嘲一笑，“揭穿我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赫连璟无法登基，北魏因为帝位之争更可能陷入内乱，而我若牵涉在内，自然再无暇插手西楚的事。一来他对付西楚要少些阻力，二来两国交战期间，北魏陷入内乱便不再会是大的威胁。”

“这也是北魏皇帝坚持要让赫连璟登基的原因。”诸葛无尘点头，笑着说道，“不管他算计什么，现在计划也落空了。”

“不，还有一层。”楚莽低头望着落在脚边的落叶，平静说道，“一旦北魏皇帝要赫连璟登基，为免将来再动摇国本，追查今日之事，你说他们会怎么做？”

诸葛无尘闻言面上笑意顿敛：“你是说，他们要……杀人灭口。”

“帝王之家，从来如此。”楚莽冷嘲一笑，静静说道，“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成为北魏皇帝稳固江山的人，而不是我。”

诸葛无尘不由得一阵心惊，但也清楚天子之家的血腥黑暗，他没有说话，目光却多了几分冰冷坚毅之色。

北魏皇帝和皇后，倘若敢动那样的心思，那么苍月也到了差不多该扩展下国境线的时候了。

“放心吧，我现在可不是任人鱼肉的小丫头，想动我也该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楚莽离宫之后，宸亲王府一行也随之回到了流景园，燕襁直接去了楚莽那边。

北苑，单喜沉默地望了一眼面色沉冷的燕祈然，一颗心不由得一个哆嗦。

陛下原想宸亲王已经休了楚莽应不会有什么大事，如今看来他的心思并非他们所预料那般简单，可是楚莽此人又非除不可，以后该如何是好？

“他让你做的？”燕祈然凤目低垂，瞅着杯中的茶叶，淡声问道。

单喜心中微一思量，坦然道：“陛下说，要除西楚，必先除楚莽不可。”在这个人面前，坦言比拐弯抹角要有用。

“他这个太上皇，似乎是做得太闲了。”燕祈然眼底掠过一丝寒色。

单喜立即颌首，诚惶诚恐道：“王爷，陛下年纪都到这般了，无非是要为你扫清障碍，让你以后不必再忧心这些而已，一切……也都是为了王爷和世子考虑。”

说到底，燕皇也不放心让燕祈然来解决西楚的事，只要楚莽还在西楚一日，他就不会下这个手，只会看着西楚愈发壮大，最后反过来吞并大燕。到那时，大燕的百年基业，也就毁于一旦了。

所以，不管如何他也要在自己有生之年，除掉这个女人，除掉西楚。

燕祈然闻言冷冷一笑，而后淡淡说道：“回去告诉他，他要打西楚我不管，但他若再动这样的心思，本王不介意让北魏也换个皇帝做一做，说不定她比赫连璟更适合当皇帝。”

单喜闻言，额头顿时涔涔冷汗，没想到燕祈然竟是动了这样的心思，若是他要扶持楚莽做上北魏的女帝，不就让西楚如虎添翼了？

可是，他既已休了楚莽，为何还要这般与陛下作对，护住那个女子？

“若是没什么事，就带着你带来的人回上京去，别在本王眼前碍眼。”燕祈然淡淡说道。

尹沉香今日有些不对劲，他现在没时间去猜测她是要干什么，早点送离这里，以免再惹出什么是非来。

西苑这边，燕襦一直赖着不走，把自己从宫里装出来的瓜子核桃都堆到了桌上，拿着茶壶砸核桃，把桃仁剥出来给楚莽，但他的技术显然不怎么样，桃仁全被砸烂了。楚莽看着小家伙忙得满头大汗，还是拿着吃掉了。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肚子饿，但我吃饱了，心情就会好了。”燕襦又剥了两个桃仁递过来，笑着问，“你现在心情好了吗？”

楚莽闻言失笑，心情不好还能这样吗？

“要是还不好，我让爹爹给你做点心，我每回吃了爹爹做的点心，心情再不好也会好了。”小家伙眨巴着眼睛，一脸期待地望着她说道。

楚莽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当爹爹做的吃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吗？

过了一会儿，沁儿和花凤凰几人都陆续回来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了一桌准备用晚膳。沁儿要把燕襦送回去，小家伙死死抱着楚莽腿不肯走，她也只好作罢。

楚莽看着满满坐着一桌的人，望了望凤缙紫，默然相视一笑。

她这一生失去过父母，失去过爱人，失去过孩子，但所幸……还有他们，真心以待。

晚膳正热闹，已为北魏国君的赫连璟亲自微服而来，没有了以往的嘻笑豪爽之色，站在门口道：“楚大人，太上皇和太后希望你能进宫一趟。”

热闹的晚宴一下沉寂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只有楚莽还是恍若未闻地夹菜，吃饭，喝汤，恍若一切都与她毫不相干。

诸葛无尘望了望门口处的赫连璟，又望了望楚莽，想起方才她对自己说过的那番推测，眉头不由得拧紧了几分。

他们都还没有说话，燕襦便扯着脖子答了话：“你走吧，莽莽她不去。”

虽然不知道什么事，但他也感觉得出，楚莽并不想见这个人，也不想去那北魏皇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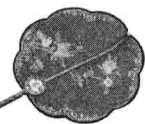
沁儿笑着朝小家伙竖了竖大拇指，虽然他老爹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他儿子倒是越看越可爱嘛！

凤缙紫心中亦是担忧，楚莽就是看那股皇后一眼便是痛苦，还要去面对那已经遗弃她多年的父母两人，说不定那太上皇还存了别的心思，她孤身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楚姐姐……”沁儿望了望楚莽，却又不知她是作何打算。

楚莽眉目淡淡，望了望还等在门口的赫连璟，道：“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这么多年，那两个人对她而言都如陌生人无异，如今亦如是。

赫连璟闻言沉默了一会儿，又道：“楚莽，就当是我请求你，随我进宫走一趟，他们……想见见你。”

楚莽喝了口汤，淡淡道：“等我用完晚膳再说。”

“阿莽！”凤缙紫唤道，这一去显然不会是什么好事。

楚莽笑了笑，说道：“大约是今天帮了太上皇和太后大忙，他们想要谢一谢我而已，别那么紧张。”

赫连璟亲自来请，这已经是给了她莫大的面子了。她答应去，不是为什么一家团圆，只是想彻底做个了断而已。

凤缙紫几人放不下心，纷纷要求陪她一同入宫，楚莽吩咐泷一将燕襦送回去，便只带了花凤凰一起走。

“你应该……恨我们的吧？”赫连璟自嘲一笑，似是对她说，又似是在自语。

楚莽本是望着马车外，闻言微微侧头看了他一眼，淡淡一笑：“我为什么要恨你们？”

赫连璟望着这样平静的楚莽，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也许是恨过的，但恨得太累了，就放弃了。”她望着车窗外的灯火，行人，平静地说道。

当一个人挣扎生存已经用尽了心力，哪还有那个空闲去恨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马车驶进北魏皇宫，高大的宫门次第而开，她静静地看着在眼前一晃而过的宫楼殿宇，她却蓦然间有些庆幸，自己不曾在这里成长。不然，她不会遇到那么多真心相待的朋友，她不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不会学会独立而坚强地生活。

行了许久，马车停了下来，太监总管行至马车前：“皇上，太上皇和太后已经在琅华阁等着了。”

赫连璟先下了马车，出于礼貌伸手想要扶楚莽下车，楚莽淡淡笑了笑：“我没那么名贵。”说罢，自己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地。

花凤凰跳下马，跟了过来，对着赫连璟说道：“一会儿麻烦你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晚膳时没吃饱，一会儿还要赶着出去吃夜宵。”

楚莽冲她笑了笑，没有说话。

吕瑞打开殿门，做了个请的动作：“皇上，楚大人，请——”花凤凰被拦在了外面，楚莽独自进了琅华阁去。

屋内的两人听到开门的声音，相互望了望，面上难掩不安之色。

“你来了。”太上皇起身，略显苍老的面容泛起慈爱的笑意。站在他身旁的殷太后望着楚莽，想要说什么，却又不可该如何开口。

“太上皇深夜邀楚莽入宫，不知是何事？”一句太上皇，已经泾渭分明地告诉他，她不想与他们再有任何瓜葛。

太上皇闻言面上笑意微僵，侧了侧身道：“你母亲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等了你们许久